

記憶中的聖地

冬天的時候，我喜歡跟著家人一起到山上泡湯。冰冷的腳乍踏進溫泉裡，血管擴張的那瞬間，刺刺麻麻的感覺從腳底傳了上來，我幾乎以為能聽到皮膚發出「滋——」的燙焦聲。

然而，我實在喜歡這個全家相聚的時光，甚至被虐狂似的，也喜歡那像是被燙傷的瞬間。儘管寒冷的風仍然在池水上方飄蕩，泡在池水中的身體卻適暖洋洋的。溫泉區的燈光總是暖黃，隔著濛濛的霧氣往池中看去，縮著身子躲避寒風的人影隱隱約約，模糊的輪廓看起來和日本野猿公園中會泡溫泉泡到滿臉通紅的可愛雪猴也相差無幾。

有些浴場的露天溫泉區可以眺望整個台中市。點點的光影過後，更遠的天邊是一條流動的光帶，我和弟弟們趴在池邊，對著光影指指點點，像是初次登上摩天輪的小孩子一樣興奮：「那個連接在一起的光帶，應該是高速公路吧？比較暗的紅色燈光可能就是車尾燈。」「所以再過來這邊就是中港路囉？」「那我們家在哪裡？」台中的冬天總是清朗的有些天高地闊的氛圍，仰著頭看夜空，還可以看到一輪明晃晃的月亮，或者是滿天碎鑽似的星星。鳴蟲在黑暗中唧唧叫喚，溫泉潺潺淌入池裡，冷風和暖水在身邊跳著輕快的輪舞曲，不知道哪裡傳過來的花香，朦朦朧朧的，和著溫泉霧氣，讓這個夜晚更像是幻影，美好的令人想嘆氣。

然而，郊區山上的溫泉浴場是近幾年新近流行起來的。浸坐在池水中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裡原先是我幼年跟著父母登山時走過的樹林；有一個浴場則是由遊樂園改建而成的。我初次造訪那個遊樂園的時候，遊樂設施還沒有正式啓用，施工用的鐵條就堆在剛栽下樹苗的花圃旁邊，坡道的起伏還感覺得到原先身為山林的痕跡；後來園區開幕了、遊樂設施運作了，我在家族旅遊中還來過幾次。隨著日換星移，許多年後我又回到同樣的地方，一切卻都不一樣了。

找出許多年前留下來的園區地圖，拼湊著舊日印象，我終於明白藥浴池原先是咖啡杯的一角，電動碰碰車現在成了沐浴間，迷宮被打掉了，剩下原先在迷宮

中央的啤酒桶雕塑，桶中會發出細細的水霧。我最喜歡的那方浴池則可能是旋轉木馬的舊址。坐在原先應該奔跑著奶油白獨角獸的池水裡，重重霧氣中，我總不禁想像木馬的魂魄會在深夜回到這裡，重新追惜往日時光，重新點燃五彩的燈泡、重新唱起那一支支歡樂的歌曲、重新在寂靜無人的夜裡奔跑起來，嘩啦啦濺起一片水聲。廢棄了的雲霄飛車軌道從遠方伸展過來，在池邊轉了個彎，和長大了的艷紫荊一起看著這場寂寞的盛筵。

我不是台中人，台中對我而言，只是斷斷續續成為我的求學地而已，然而我卻總是在幾次驚鴻一瞥中見證著台中的轉變：綠川邊的公車站原先只是幾個站牌和簡陋的服務台，那是我初中時趕搭七點零二分出發的公車的地方，現在卻隱隱有著公園的雛型；還是舊車站的年代，公車本來全是台北不要的汰舊品，有著陳舊的外表，椅子坐下去還能感覺到彈簧隨著車子運行上下晃動，幾年後又回到台中搭公車，卻發現公車不僅換新了，還加裝了 E 卡通，簡直和台北沒什麼兩樣；一中街在我初中時還不過是一條店家、攤販多了點的路而已，現在已經是個熱鬧的市集了。弟弟高中時租賃的公寓隔壁，知名的懷舊餐廳香蕉新樂園開幕了。老是利用假期跑去「度假」、甚至把那兒視為第二個家的我，看著它從空地變成一幢還原舊台灣社會的餐廳，藍白色的老式小火車在某個早晨從卡車上被滾輪放下來，安置在草地上；櫻花一株株栽下，沒有人的清晨，我常常在盛開的櫻花樹下行過，花瓣隨著晨風輕輕飄落，天地間安安靜靜的，只有鳥鳴的聲音起落，讓我有種漫步在自家後花園的錯覺，這一樹樹櫻花都是我的。火車站前的金典百貨是我初三時開始動工的，畢業典禮結束那天，我在火車站候車回家，看著不遠處聳起的高樓。同學指著樓頂圓盤型的東西告訴我：「那個據說是旋轉餐廳，在上面可以看到整個台中喔！考試完後我們找個時間上去看看。」隔了好多好多年，我又回到台中唸書，金典百貨卻在幾個月之後慘遭祝融。我經過圍著黃色警戒線的金典百貨外面，看著滿地破碎的玻璃碎片，高高的樓房和旋轉餐廳一起投

下長長的陰影，心中突然浮起「眼見他樓起，眼見他樓塌」幾個字——很久以前和同學的那個約定，終究還是隨著旋轉餐廳的玻璃一起碎裂了。

媽媽對於這種種改變似乎有點接受不了。曾經在台中渡過四年大學生涯的她，常常指著校門對我說：「以前我們校長就站在這裡，告訴我們：『這裡將來會蓋一座校門，將來門口會有一條很熱鬧的馬路。』那個時候我跟著校長一起看向會有熱鬧馬路的地方，放眼過去全部都是綠油油的稻田，我心裡還想『哪有可能』咧！沒想到現在真的變成馬路了。」這件事情她就對我說了三四次，口氣中又是興奮，又帶著一絲唏噓。

媽媽還喜歡告訴我學校附近的名店：「就是那條國光路一直走，OO店附近有一家XX麵店啊！有沒有？那裡的餛飩湯最好吃了。」

「沒了！」我很乾脆的告訴她：「那附近我走過很多次，你說的麵店已經沒有了。還有你上次說的相片店我去找過，也沒了。」

「沒了？怎麼可能會沒了？」這時的媽媽總是一臉不可能的表情，喃喃說著，彷彿怕我不相信，也彷彿是在回味那些消失了的店家和消失了的時光：「可是本來是有的啊！我大學的時候明明是有的啊……」

我相當能體會媽媽的感覺。就像是弟弟結束高中學業、退掉香蕉新樂園旁邊的套房之後，某次我又經過雙十路。抬頭看著我曾經待過的那個房間，已經掛上花花綠綠的窗簾，陽台上掛著的不再是花草，而是一件件滴著水的濕衣。我彷彿看到衣物的主人在「我的」床上擺放書桌、在「我的」餐桌上擺放電視，戀人在我獨自哼著歌、吹夜風俯瞰大台中市的窗戶邊擁吻；小嬰兒滿地學走路，一個不注意就拿起筆往我掛著圖畫的牆壁畫下去……

然而，這一切都和我再也沒有關係了，連我曾經視為後花園的櫻花道如今看起來也格外陌生。現實世界的場景和我們記憶中的世界就像用刀子劃開一樣，新的和舊的一刀兩斷、乾乾淨淨、再也沒有什麼關係了。那曾經是我們心目中的聖地啊！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心目中的聖地改變了，我們的記憶也失去了依憑，再也沒有什麼能證明我們真的曾經在那些地方哭過、笑過。我們所牽掛的地方帶著我們的過往歲月慢慢淡出真實的世界，這些記憶，注定要一輩子思鄉了。

我的生活重心從台中市的北區挪到南區來，開始建築我新的生活記憶，一個全新的聖地。我仍然會在想要離開「我」這個身分的午後躲到一中街附近去，自己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吃頓午餐、自己一個人在尙未完全開市的一中街晃來晃去、自己一個人經過以前回「家」的路來到香蕉新樂園。走在長長的綠園道和櫻花樹下，午後的陽光懶懶的篩過綠葉照在我身上，幾個行人談笑著經過我身邊，在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放逐自己，讓我覺得很安心。

然而更多時候，我是在媽媽生活過、卻已經不是舊時模樣的校園周圍過日子。騎著腳踏車在徐徐夜風中，游魚似的在大學校園裡流暢地穿梭；在媽媽的同學打工挖過的中興湖邊散步，聽湖中的鴨子嘎嘎嘎的吵架；走過陽光下長長的紅磚道，兩岸聳起高高的黑板樹，我聽著我輕快的腳步在地上打擊成小山羊在岩上跳的聲音，模模糊糊的想起媽媽說過的那片稻田。如果能穿越時空，我現在會走在田埂間呢？還是尖尖的稻苗上？媽媽陪我報到經過這段紅磚道的時候，會想起以前如何和女伴拎著豐仁冰、笑鬧著走過田間嗎？

我漸漸的明白了。我們的聖地，又何嘗不曾經是別人的聖地？變了模樣的新世界遲早也會成為我們記憶中值得一再放映的場景。

就像是媽媽以前上學會經過的稻田，和她陪著女兒入學時穿過的新校門、大馬路；像我曾經「擁有」過的櫻花樹，和我再回舊家時「拜訪」的櫻花樹。又像是山上的那些溫泉浴場，很久很久以前，是我喜愛的山林，後來變成了我喜歡的遊樂園，再後來成了我喜愛的溫泉。他們會在我的記憶裡，像透明的投影片一樣重疊，雲霄飛車從彎曲的林道出發，經過剛落成飛滿氣球的遊樂園、最後滑入暖暖的溫泉中。每一張投影片都會有一個我，笑著注視眼前，同時惆悵的回首上一個畫面。

惆悵與歡笑，都是我對現在這個新聖地的記憶。

